



历史哲学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德] 黑格尔 著

王造时 译



C E N T U R Y L I B R A R Y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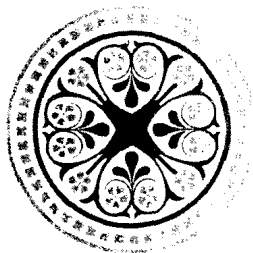


历史哲学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德] 黑格尔 著

王造时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哲学/(德)黑格尔(Hegel, G. E. F.)著;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

(世纪文库)

书名原文: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ISBN 7-80622-847-0

I. 历... II. ①黑...②王... III. 黑格尔, G. W. F.
(1770~1831)-历史哲学-文集 IV. B516.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9276 号

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本书根据 J. Sibree 的英译本转译,并经译者请友人依德文原本校阅。原作者是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原著名称是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责任编辑 刘广汉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世纪文库·

历史哲学

[德]黑格尔 著

王造时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875 字数 420,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22-847-0/B·13

定价 38.00 元



“世纪文库”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整理和充分展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学术文化资源,进一步拓展我们的文化视域,大力推动中国学术创造与前进的步伐,我们决定出版“世纪文库”。

“世纪文库”定位于出版高质量的优秀学术图书,特别是已获定评的中外学术经典。“文库”分两大类,即著作类与译作类。“文库”将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等。

作为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文库”将始终注重所收著作的重要性、原创性和开拓性。为严格保证“文库”的学术质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库”将主要重版集团内外已经出版的、经时间检验确属学术精品的图书。“文库”已建立起一套严格的专家评审机制,所有入选图书都在有关专家论证、审定的基础上,由编委会讨论确定。

我们希望“世纪文库”的出版能助益于人类优秀文化的积累与建设,成为世纪性的学术文库;我们也敬盼学界支持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共同建设中国学术的未来。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说明

《历史哲学》是著名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的重要著作之一。此书的内容原为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多次演讲,后经他的学生爱德华德·干斯(Edward Gans)整理出版,题名为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1857年英国人约翰·西布利(J. Sibree)将《历史哲学》译成英文出版。在三、四十年代,我国翻译界就将该书的内容部分或全部译介绍给中国读者。195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由王造时先生根据 J. Sibree 的英译本转译的《历史哲学》中文译本,迄今未曾再版,一般研究者现在要利用这个译本很不容易。鉴于此书是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本社特征得王造时先生的遗孀郑毓秀女士的同意,予以改版重印。

在本书改版重印过程中,我们仔细阅读了全书,并对照 Colonial 出版社(伦敦·纽约)1900年出版的 J. Sibree 译本修订版,对以下问题作了处理:

一、原三联版以当时改良的繁体字排印,文中简繁体夹杂,现在统一改排成简体。原书后有五个附录,均为译名对照表,改印简体后有部分字与所属笔划不符,加之原书的排列与词条的笔划亦有出入,因此,此次重印按照简体笔划顺序进行了调整。原书正文的某些地名、人名汉语用字与附录中不尽一致,我们在重印中予以了统一。

二、数字用法。为了照顾原译著行文的统一协调性,本着尊重原译著的原则,一律不作改动。

三、三联版对于书名均以双引号表示,此次重印一律改作书名号。原书中标点凡有不妥之处,均作了调整。

四、对三联版中排误的文字,尽可能地作了纠正。例如,第318页的“《创世纪》”系“《创世记》”之误;第387页“如像基督受难的上述的等”一句和紧接一行的“在烙印等时期内”一句均无法读通,通过核对1900年英文修订版原文,并结合上下文的语义,应为“如像基督受难的烙印等”和“在上述的时期内”,等等。凡此都在参阅上下文、核对英文版,确有依据的前提下作了订正。

五、原书中的遣词用字保留了近代以来的用字习惯,我们在重印中对个别情况作了调整。例如,“移殖”改为“移植”,“统制”改为“统治”,“销磨”改为“消磨”,等等。

六、在王造时先生的译本中,依德、英文原著保留了一些以古希腊文和古希伯来文书写的词句,在我们的重印中,以1900年英文修订版逐一进行了核对,凡有出入者,均以该英文修订版为准。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六月

英译者序言

德国人每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义为研究黑格尔哲学系统的入门要籍，它的格式既不像一般玄学论文的谨严，而占据书中篇幅很多的例证解释，对于研究玄学不深的读者也是很熟悉的。这书具有一个大的价值，就是从一个截然新颖的观点，来论列“历史”上各种主要事实。我们只要想到黑格尔的著作对于德国各种政治运动，已有一种明显的影响，就可以承认他的宇宙理论，尤其是同政治直接有关的那部分理论，对于最主张“实际”的人士也是值得注意的。

有一位作者，因为他曾经对于玄学的抽象研究下过极久的功夫，确立了他的权威资格。他已经先我们说过，这书是“他生平所读这类著作中最愉快的一部”。^①

假如同多数德国作家的风格比较，这书的行文风格也可以说是生气勃勃，鞭辟入里的。所以穿上英国衣服的《历史哲学》假如在这方面有缺陷，那决不是原著的罪过。

译者意旨是要把原著变成真正的英国文式，来与大众相见，虽然因此转弯抹角，以致损失原著的优点，亦非所计。不过有几个字的用法，不得不同通常的意义很有出入。其中一字是屡见不鲜的，这就是德文 Geist 一字，它在黑格尔术语中，是包括“智力”和“意志”二者而言，后者的意义更较前者来得明显。事实上，它包含着人类整个心灵的和道德的存在，我们只要略一思索，就可以明白，在我们的玄学辞汇中，最好把它译为较近于神学的“精神”这个字。实则这种译法所招致的反对，只在于这个

字的非人的、抽象的用法；这一种反对只须引证了经典中最好的用法就可以消释的；这就是《圣经》“官定本”中间对于希伯来文 נֶפֶשׁ 和希腊文 $\piνεῦμα$ 的译法。我们只要举出一个无可争辩的例子，就足以证实这点了：“他们（指埃及人）的马匹是血肉而非精神。”（《以赛亚书》第三十一章第三节）这里应当提到的就是，这个字在英国玄学文献中所以不大使用，正是神学见外于哲学的结果，这一种见外，常被欧陆各家各派的作者，异口同声指为英国思辨心灵的失着，——这一种见外对于英国思辨同德国思辨畛域之分，实与有泰半责任，而且由于其他的原因，又恐使英国读者对于本书有不洽之感。

德人对于 *Sittlichkeit* 和 *Moralität* 二者间的区别，又是翻译上的一重困难。前者意指“习俗的道德”，后者意指“心”或“良心”的道德。在不致引起疑惑的地方，二者都被译成了“道德”（*Morality*），否则概视行文语气，而予以比较严格的逐译。还有 *Moment* 一字的难于译出，也为德国哲学的读者所共见。在摩列尔所编极为名贵的约翰逊翻译的谭尼门的《哲学史略述》一书中曾有如下的解释：“这个字是黑格尔自力学借来用的（参阅黑格尔的《逻辑学》，一八四一年版本，第三卷第一〇四页）。他用以表示各种互相依赖的争衡力，它们的矛盾形成一个等式。所以他有这样的公式，*Esse*（有）= *Nothing*（无）。这里‘有’和‘无’便是‘动量’，一同产生了变化，就是生存。所以‘动量’在矛盾的势力中形成的一致行动，与力学中的情形相同，无论在对照和不同，重量和距离，以及均衡的情形中，都是相同。”但是在本书有几部分内，译者并未恪遵这条定义，他认为把这个字译做“相续的形态”或“有机的形态”，实系忠于原著。又在“十字军”这章中，有一个字不能简单地译为英文。其间称“本质的有”的确定的、积极的和现世的寓形为 *ein Dieses*, *das Dieses* 等等，就字义译来，便是“一这个”（*a This*），“这这个”（*the This*）；

了避免这种使人头痛的结构,所以就用了一种曲笔,译者相信这种曲笔不但正确,而且达意。但是为了不欺读者起见,译者所增加的释辞,都附有括弧号()。再如普通名词的哲学应用,通常都用大写字母标出,便如 Spirit、Freedom、State、Nature 等等(中译者按:这在中文里只能加上双引号来表示,例如“精神”、“自由”、“国家”、“自然”等等)。

这一个简短的序言,受篇幅的限制,使译者无从解释黑格尔方法的较广的各种应用;而且因为有下列各种极易到手的作品,给了我们许多的便利,所以这番解释工作,完全不必要了。这类作品有上述谭尼门的译作,以及夏理泼的《从康德到黑格尔推理哲学的历史发展》、布勒其的《心的哲学史》和鲁维斯的《哲学的传记史》,此外,尚有专事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论文。在这类论文中不妨提起一位法国教授维那所作的《黑格尔哲学入门》,这是对于这个系统大纲的明白、恳切的阐述;再有已故阿利尔学院研究员山达尔所作卓越的黑格尔《公理哲学概述》,这篇论文被选入《一八五五年牛津论文集》中,是和本书的题目直接有关的。

话虽如此,这里如果把这部历史哲学所依据的观点指出,并且解释它的提纲挈领的观念,对于读者或许是有裨益的。这种解释大体已见于本书译文的脚注中,但是就其思想路线陌生的性质来说,这里复述一番当属无妨。

一切有希望的思想家们从“历史”中所认识的那种文明化进程,其目的和范围便是取得“合理的自由”。但是“自由”这个字是假定有着一种事先的束缚的,于是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束缚于什么?”——一位肤浅的发问者得到了一个答复,说是束缚于统治机关的物质的权力,也许就心满意足了。在上世纪,甚至本世纪初,许多研究政治的人对于这一个答复都表示满意;这是现代一位权威思想家的大功绩之一,他居然把这种由言论产生的偏见(这已变成一种由哲学理论产生的偏见)所僭拟的地位

取消了；他又恢复了那个简单的真理，就是人间一切稳固的组织、一切宗教的和政治的结社，都建筑在远非“一人”或“众人”所能控制的若干原则之上。而且古今中外，无论何人都是在这些原则或它们的某一形态里生长和活动的。唯一的问题是：那些原则是从哪里推演出来的？那些维系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根本信仰或迷信是从哪里发生的？它们并不是“教士权术”或“君王权术”所创造的，相反地，教士权力和君王权力都是从它们而来的。它们又不是社会公约的产物，相反地，社会却是从它们而来的；它们也不是人类意志薄弱的空想，鼓励人求赦于“自然”的权力，以推进他的有限的、尘世的欲念。这样看时，世界上通行的若干宗教体系的现象似乎都可以解释明白了。然而有不只一种东方信条的虚无主义，印度信徒的自杀的努力，以求归于一种纯粹否定的“神明”，却是不能适合于这样粗陋的公式的；同时以一种“神圣的权利”交托于一个妇人、小孩的那种政治的迷信也是完全没有解释到的。所以照上述的看法，只有把这些现象认为是“幻想”、“空想”、“做梦”，是人们无聊的想象的产物——只有把它们和有些人认为充满在未成熟的人类历史中的种种荒谬事情相提并论。再不然，就把它认为是人类智慧生活和道德生活所由发生的那种“本质的智力”的原始的教训。在黑格尔看来，它们乃是无限的“理性”的客观的显示——乃是上帝的第一番启示，上帝既然“使万族一系的人类生息于地球之上，又先期决定了各种时代和人世的范围，使人类一旦思慕到他而且发现他”，——*τοῦ γὰρ καὶ γένος ἐσμέν*。黑格尔在这部讲义中辨说的种种，正就是这些 *καιροὶ προτεταγμένοι*，这些在世界历史中的一定的和有机的时代。

无论人们对于那些基本原则的渊源和重要性，抱有怎样的见解，也无论人们称它们为什么——天然的、原始的或是客观的智力——这似乎不难证明，那未臻完善的人类在某种意义上乃

是束缚于它自己的信仰，它自己的“理性”，或者说是本质的存在，至于普遍认为社会生存达到完善的境地，便是从那种束缚下拯救出来。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被认为是一切生存界内表现的那种对峙的一种形态，那就是“主观的东西”同“客观的东西”之间的对峙，而构成了宇宙生命的那些自然的和智慧的过程，便是要取消那种对峙，而使之归合为一种绝对的生存。不管这个理论引用到自然和智力的其他各部门时是怎样地骇人听闻，但是用它来解释文明的途径，似乎不是不合理的公式，而它的实在内容不外乎如次：在开化程度较次的国家里，各种政治的和道德的限制被看作是客观方面所安排的；社会的机构，像自然事物的世界一样，被看作是人类所不得不接受的东西；而且个人又须顺从各种规定，至于它们是否合法或者正当，他可不能判断，虽然它们常常把他当作牛马那样驱使奔走，甚至还要他牺牲生命。相反地，在高度文明的国家里，虽然一样要做自我牺牲，但这是因为个人认为正当和必需的各种法律、制度的缘故。这一种关系的转变，无须使用什么非常的名词，无须放纵什么夸大的思想，可以称为“客观的”和“主观的”智力的和谐或者调和。人类从那种原始的束缚状态到这种“合理的自由”状态所经过的诸多连续的阶段形相，便是这部讲义的主题。

各个人的心灵的和道德的状况，以及他们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状况（“理性”的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显示），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表现着一种严格的相互适应。“制作的东西就像制作的人”这句老话，对于宗教的和政治的偶像，以及宗教的和政治的观念都是一样真实的。人类对于使他超出禽兽之上的那部分心灵的和道德的生活，假如不知道宝贵，那末，兽性生活便会变成宗教崇拜的对象，兽性肉欲便会变成宗教仪式的精神。假如无所动作、无所事事，就算是止矣尽矣，那末，归于“虚无”便会变成信徒的目的。相反地，假如积极的和活泼的道德被认为是人类真有



价值的东西——假如主观的精神知道伸张自己的自由,用以对抗外来的种种不合理的和不义的诛求,并且用以对抗内生的纵恣任性、激情肉欲,这就要有一个有生命的、活动的、公平的和圣洁的“神”的寄托者来做它的崇拜的唯一可能的对象。同时,各种政治的原则也会受到同等的影响。假如单纯的“自然”占着优势,那末,一切法律的关系,除了基于自然的区别者外,都会被否认了,各种权利将和“阶层”坚固地结合在一起了。相反地,假如“精神”已经取得了“自由”,“精神”便会要求有一部法律和一个政体,在那里边应明白反映出“自然”从属于“理性”,以及“精神”力能抗拒各种感官的引诱。

在智力和意志的最低级和最高级间,还有中间的若干级,在它们的周围集合着同它们相谐和的许多派生的观念、许多制度、艺术和科学。这些集合物每一种都在历史上得名为一个明显的民族。假如那个明显的原则,由于它的时运已失,而心灵扩张不已,结果丧失了活力的时候,那末,民族生活即归于消沉,于是我们便看到一种过渡,达到较高的一级,在这一级内,主观的智力和意志的比较抽象和比较有限的阶段——客观的“理性”也以同等不完善的阶段与之相适应——就转变进入比较具体和比较活泼的阶段——这一个阶段使人类能力发展得更为自由、更为充分,而“公理”的认识也更为允当。

如前所述,这种论点的目的便是“精神”的自己认识、“精神”的完全发展,这“精神”的正式本性便是“自由”——这种“自由”有着两个意义,一个就是从外在的控制下得到解放——也就是说,它所服从的法律是得到它自己的明白认准的,——一个就是从情欲内在的束缚得到解放。

上述各节,绝不敢说是对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做到了一番完全的或者是有系统的分析,只不过是指出了它的主导概念,同时在可能范围内,又想藉此除去人们对于它的反感,就是因为

它把事实化为神秘的奇论,并且从先天方面解释事实。在引用一个理论的时候,有些事实或者不免遭到歪曲,有些不免张大逾分,再有些则完全被忽略了。虽然对于“过去”最审慎、最有限地加以分析,诸如此类的缺陷和谬误还是势所难免的。如果对于“历史”作一综合的观察,那末,易犯的错误也必比例地增加了。至于这部著作里面用以解释文明进程各种原则,是否根据历史事实的一种正确的推断,是否足以解释这些事实的各种主要形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末了,译者敢说“绪论”是本书最沉闷而且最艰涩的部分,所以他以为初读时只要随便看一遍,等到再读时,把它当做本书中阐发得更为详尽的各种原则的概述。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约翰·西布利识于斯特劳德的上方农庄

① 鲁维斯:《哲学的传记史》,一八四一年版,第四卷。

干斯博士为原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

当一部“历史哲学”新著行世的时候，第一个自然发生的问题便是，为什么在所谓“实践哲学”的各部门中，独独这门最后予以研究，最少予以适当的讨论。因为迟至十八世纪之初，才有韦科出来，认为“历史”是各项基本的法则的体现，并且是“理性”的产物，而推倒那种把“历史”看作是一串偶然的故事，或者含糊假定“历史”是上帝的作品的见解，他的这一种新理论不但没有违反人类道德的自由，而且安排了这种自由赖以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个事实，可以用一二简短的观察来说明。“存在”和“思想”的法则，“自然”的经济，人类心灵的现象，甚至法律和政治的有机体，再有种种形式的“艺术”，以及被认为是上帝显身的其他方式，就算不在它们的主观的观点上，无疑地也在它们的客观的地位上，向来被看做是稳定而不变的存在。至于历史的各种运动则不然。各帝国的此起彼落，各个人的朝荣夕衰，罪恶的战胜美德，历史上已不泛显例，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以及人生祸福的变迁无定，凡此种种，都使人相信“历史”是建筑在捉摸不定的流水之上的，是建筑在喷涌无常的火山之巅的，以致意图从那里边去发现各种规律、观念、神圣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的任何尝试，都可以被义正辞严地斥责为故意卖弄、或者先天的胡吹、或者空虚的想象。人们在一方面毫不迟疑地从“自然”的事物中赞颂上帝，同时却又以为从人类的努力和成就中认出上帝仿佛是亵渎了神圣。假如我们在这些努力和成就中，假定有一个为原主人翁所未曾想到的原则操纵其间，大家就



认为过分重视了任性的不连贯的结果——仅一时的情调就可以改变的结果。简略地说来,人们对于“自由意志”和人类精神的产物,不愿因为它们只包含着一个稳定和一贯的元素——就是从不断变迁之中,进展到一个更丰富、更圆满发达的性格——就宣告它们为永恒的,这必须先“思想”方面有了一种重要的进展,划分着“必然”和“自由”的鸿沟被填平了以后,方才能在这个最不稳定、所以是最难控制的因素中表明出一双操纵的手来——方才能“在世界历史”中不只是空言、而且还指明一个“世界政府”出来,同时“精神”也将被认为像“自然”一样地没有被上帝所弃去。在这一层能够做到以前,必先经历许多世纪;人类精神的作品必先达到高度完善的境地,方才能够达到那个观点,从而对它的事业做一番综合的观察。只有现在,基督教世界已把它内在的本质寄托在那些文明和自由的国家里了,方才算是时机成熟,不但可以有一部以哲学为根据的历史,并且可以有“历史哲学”出现。

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提到,这一点或者能使反对哲学的人们也觉得心服的,至少也能使他们相信,在“历史”的唯心的解释下,各种原有的事实是不致有所改变,也不致受到任何歪曲。这里所说的一点,便是指这些属于“哲学”范围内的大事而言,并不是每一个无足轻重的场合,并不是每一个现象(这些与其说是属于“世界精神”的范围,毋宁说是属于个人生活的范围的现象),都要加以“解释”,都要被一个枯燥的公式夺去生命和实质。假如当真对于无足轻重的事项,都要较量锱铢,穷诘究竟,对于为彼为此、均无不可的事项,都要视为必然、寻出解释,这实在是最不合于智力,也就是最可笑的。这种把高贵的哲学方法当作机械来运用,是亵渎了哲学,同时,因此也就没有与一般专事探讨哲学的经验界的琐琐屑屑的人们调和的可能。哲学所得据为已有的,并不在于阐明一切事故的必然性——相反地,哲学对于这

些事故，竟可以略加叙述不事深求——而在于揭开黑幕，提示事实的真相，庶几使人知道每一个相当重要的民族集团，每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场合，都有一个观念作它的基础，而且过去历史上昭示我们的一切过渡和展开，都可以从它们先前的种种事变中见其端倪。所以一部历史哲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把那寻常的叙述因素，同那尊严的思辨因素，形成这种艺术的结合。

再者，晚近百年间出现的关于历史哲学的作品，在它们论列的观点上既有差异，在各作者民族的性格上又不相同，而且常常只是历史哲学单纯的象征，而不是确实的结构。因为我们开宗明义就必须把哲学和神意说分别清楚，后者把一切事变完全直接归于上帝，而前者则揭示出现实世界中的上帝的显像。还有一层，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所作的历史哲学显然都和一个普遍的思想系统很少联系，殊不能构成它的有机的成分。他们的见解，虽然常正确、动人，可并不能显现它们自己的内在的必要性。最后，晚近介绍到历史哲学里的种种，大多带有神秘荒唐的性质，不外是一个偷偷的暗示，一个没有发达的基本观念。这类贡献的功绩在许多地方虽然不容否认，但是还没有对这门学术登堂入室。我们当然不想否认在日尔曼人之中莱布尼兹、莱辛、魏古林、伊塞林、康德、斐希特、谢林、席勒尔、洪保德、革勒斯、斯蒂芬斯、罗生克兰兹等人所作的探讨，所发的议论，就其关于一般历史的基础以及各种事变和它们明白表现的精神间的连系来说，都是深湛而富有智力，并且具有永久的价值。在法兰西作家中，谁也不能否认波绪亚在宗教学和成因学方面巧妙的天才，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展开在世界前面的一幅大地图；谁也不能否认孟德斯鸠具有非常的才干，他的敏于辨察，可使各种事变更即刻地变为思想；谁也不能否认巴朗支和米细勒都具有先知的直觉，能够透过事况的表层，而觉察它们渊源所自的各种潜伏力量。话虽如此，假如要说到确实结构的历史哲学，那末，这类作家只



有四人，便是韦科、赫得尔、希勒格，和我们现在介绍他的作品给读者们的这位“哲学家”。

说到韦科的生平和著作事业，我们就要回到一个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较老的各派哲学正在被笛卡儿派的哲学所代替；但是笛卡儿派在那时还没有进展到各种基本观念——“存在”和“思想”——的探讨以上，它的羽毛尚未丰满，还不能进到具体的历史世界之中，也没有准备去把握历史世界。韦科在他所著的《新科学》中试行指出“历史”的各种原则时，不得不依赖古人的指导，和采取古典的 φιλοσοφήματα；在他的探讨里面，他所注意的不是现代的史料，而是古昔的纪载：在他看来，封建制度和它的历史，与其说是不同于希腊罗马的专门事物，毋宁说是希腊罗马发展的补充。虽然在那本书的末尾，他称基督教即便对于人欲的影响上，也优于世界上一切宗教，然而他绝没有把这段意思表白清楚。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宗教改革”及其影响，所以“中古时代”同“现代”的分界和区别也没有表明出来。除此以外，他又从事讨论人类智力的各种雏形，如“语言”、“诗歌”、“荷马”；他以一位法学家的地位，进入“罗马法”的内层来探索它们；同时凡此种种——思想的主潮、纷纭的事变、观念的扩张以及原则的追究——更因为他爱好作字源学的搜寻，和提出文学上的解释，以致愈见错综复杂，而且这类解释常常阻碍历史演进的最重要过程的表述。因为这个原故，许多读者都被那可厌的外表所挡住，不能领略其中所包含的深邃的真理；这些真理由于外表不够分明，以致赤金就和黄沙同被捐弃了。

赫得尔具有韦科所没有的各种优点。他本人是一个诗人，他以一种诗的精神去研究历史；再则，他并不任意涉猎及于历史的各种基础和门户——如“诗歌”、“艺术”、“语言”和“法律”等，来困扰读者：他直接从气候和地理开始；三则，历史的整个园地都展开在他的面前：他那开明的新教和世界观的素养，使他得